

# 叙事的皮肤

卡夫卡、贝克特与残雪之间，身体读到了什么——论文本与身体之间那道被忽略的  
界面

秦莉

笔名 斐索

文学评论 · 约九千字 · 发表于 2026年7月14日 · sdeuniverses.com

## 摘要

读者读残雪频频报告恶心、眩晕、胃痉挛，读卡夫卡、伍尔夫、普鲁斯特却极少如此。既有解释多把这排斥归到内容的卑贱——腐烂、黏液、排泄物；可卡夫卡同样写腐烂，读者却不吐。本文提出：触发点不在文本写了什么，而在文本如何在叙事形式的层面，为读者的身体建构或拆除一道界面。卡夫卡、伍尔夫、普鲁斯特的叙事，为读者织出一层由叙述声音的体温、感官锚点的认领、时间节奏的起伏三者耦合而成的“叙事皮肤”——正是它，让读者的神经系统能把符号刺激判为“安全的模拟”而非“真实的威胁”。残雪的叙事系统地撕开了这层皮，于是刺激不经缓冲地直冲神经，触发一套古老的防御级联。本文以卡夫卡、贝克特、残雪的段落对读展示这道皮肤的维持与断裂，并把它与克里斯蒂娃的“卑贱”切开：卑贱是内容被识别之后的警报，叙事皮肤是输入端那道更靠前的格式安检。

关键词 残雪 · 叙事皮肤 · 具身模拟 · 卑贱理论 · 文学评论

## 引言

## 身体在判断什么

有一个被反复报告、却很少被认真对待的阅读经验，构成了这篇文章的出发点：在残雪的作品评论区里，有一类描述出现的频次，显著地高于同代任何一位作家——“读不下去”“头疼”“胃痉挛”“真的吐了”“像晕车”“像低烧”。有人形容为“文字在咬人”。而这些描述，并不只来自缺乏文学训练的普通读者；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，也报告过身体在文字面前产生的、无法被意志控制的反应。

细察这个区分至关重要。读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同样困难，读者报告的却是智识上的挫败与解读上的焦渴——不是胃的痉挛；读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同样令人不安，格里高尔的腐烂被写得细致入微，读者感受到的却主要是悲悯、恐惧或压抑，而非呕吐的冲动。困惑，意味着你还在尝试理解，你的身体还愿意锚定在文本里；呕吐，则是身体的最后通牒——它用最原始、最不受意志控制的防御回路告诉你：它拒绝继续停留。这两种反应，背后必然对应着两种不同的“文本—身体”耦合。

现有的解释，大多把读者的身体反应，归到文本内容的头上——腐烂、污秽、荒诞、卑贱，是这些“恶心的内容”让人恶心。可它们都绕过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：为什么内容的类似，在卡夫卡那里没有触发同等级别的排斥？卡夫卡同样写了腐烂（格里高尔化脓的伤口），同样写了卑贱（变成虫豸的身体），同样写了荒诞。如果是内容在触发，它应当具有跨文本的恒定性——可它没有。这说明，卑贱的内容至多是变量之一，而不是那个充分的开关。真正的开关，藏在别处。

## 被“意识流”这个标签遮住的东西

把卡夫卡、伍尔夫、普鲁斯特与残雪放在一起谈，是相当常见的批评动作。这个动作几乎是无意识地被启动的：从课堂到书评，“意识流”像一个足够大的抽屉，把所有不符合传统线性叙事的作品都装了进去，然后让人误以为完成了归类。可归类从来不是理解——归类只是给“不解”穿上一件体面的外套。

这件外套遮住的，恰恰是这里真正需要被区分的东西。卡夫卡的主人公即使变成了甲虫，也仍然是一个人格完整、情感可辨、身体感稳定的“人”：他有羞耻（怕秘书主任看见自己这副模样），有回忆（想起当兵的日子、那份让他疲惫的推销工作），有对家人的愧疚，有对最小细节的执念（担心赶不上早班火车）。变形没有把他的人格打碎，只是把它强行塞进了一个错误的甲壳里。叙述者的声音紧挨着他，读者由此获得了一个仍可栖居的位置——你不会变成甲虫，但你被那声音牵着，紧挨着那个在虫身里承受着痛的人，与他一同呼吸。

伍尔夫的意识在人物间流动、在时间里跳跃，可她写下的每一笔，都在织一种绵延的连续——她的句子有近似潮汐的节奏，涨起来，在从句里积蓄细节，然后在一个精确的位置落下，接上下一口气。读她时人不太会身体不适，不是因为她写的内容“美好”（塞普蒂默斯的自杀、克拉丽莎对死亡的顿悟一点都不美好），而是因为她声音里那种持续的、带着温度的在场。普鲁斯特则把连续推到了极致：一块蛋糕的味觉可以牵出整个童年，推着他句子往前的不是情节，而是一种感官的黏性——每个意象都黏着下一个，叙述者的舌尖、指腹、鼻腔，是这条链上每一个节点的锚。而残雪呢？在她的小说里，没有这样一个可供读者的感知去挂靠的“我”。人物今天叫这个名字、明天或许叫另一个名；场景不是物理空间里的房间，而更像某种心理空间的直接外翻——黏湿，幽暗，边界不断扭曲。叙述者的声音，始终维持着一种近乎中空的陈述：不惊讶，不判断，不给温度，只是持续地报出下一个、再下一个更诡异的意象。这就不是“另一种写法”了。这是发生在另一个层级上的事件。

## 什么是叙事的皮肤

要精确地说清这个层级，我想借一个词：叙事的皮肤。

皮肤是什么？在我们自己身上，皮肤是最初的那道“我”与“非我”的界面——它把内与外分开，让我们得以是一个有边界的整体。一个叙事的皮肤，也做着同样的事：它是文本递给读者身体的一道界面，由三样东西耦合而成——叙述声音的体温（它的稳定、可跟随、它与人物意识之间可辨认的距离）、感官锚点的认领（那些触觉、动觉、嗅觉的线索，是不是归属于一个可定位的身体）、时间节奏的起伏（叙事的呼吸，是否提供了一种可供读者的呼吸去同步的韵律）。这三者织在一起，为读者生成一个可以“借用”的假体主体——你并不真的相信自己变成了格里高尔，但你的身体，通过极其自动、极其微妙的内隐模拟，暂时借用他的位置去接收文本世界里的感官：借他的背去感受甲壳的硬度和天花板的方位，借达洛维夫人的皮肤去感受伦敦六月清晨的凉，借普鲁斯特叙述者的舌尖去尝那块蛋糕。

这道皮肤最要紧的功能，是让读者的神经系统能够做出一个判断：这个信号环境是安全的。你在读一个恶心的场景时，你是“透过某个人”去感知那份恶心的——你的身体走的是一条借来的通道，用的是一具假体。正因为有这层皮肤在，那些符号刺激才被标记为“属于他人的、间接的映射”，而不是“直接作用于我身体的威胁”。这道皮肤平时你察觉不到它，就像你察觉不到自己的皮肤——只有当它被割开的那一刻，你才会以一种极其强烈、极其生理的方式，突然意识到它一直在那里。



## 皮肤破裂，身体如何拉响警报



残雪的叙事，对这道皮肤做的事，是把它一层层撕开。而撕开的后果，不是“更直接、更纯粹的感知”，而是一次界面的失守。

这里有一个来自身体的、很实在的机制。人在读一段描写时，会在大脑里不自觉地激活与实际执行那个动作、体验那种感觉高度重合的回路——读到“摸”，运动皮层相关的区域被微弱点亮；读到“腐臭的气味”，嗅觉的相关区域产生一阵低于知觉阈值的响应。可这种内隐模拟的强度，受一个关键因素的调节：这份感知，被标明“属于谁”。当它被标明“是他在摸，不是我在摸”，身体反应的强度，会系统地低于它被标明“属于我”或“无人认领”的时候。研究疼痛共情的人早已发现：看着别人承受疼痛时，观察者脑中相关区域的激活，明显弱于自己承受疼痛时。这就是那具“假体”的减震功能，它有实实在在的神经学根据。

把这个减震器的原理说得更透一点。当你读“他的手摸到了黏湿的墙”，你的大脑会做两件事：一是激活触觉的模拟（仿佛你自己在摸），二是给这个模拟贴上一个来源标签——“这是他在摸，不是我”。正是这第二件事，这个“来源标签”，把模拟的强度按了下去，让你能安全地“感同身受”而不被真正淹没。共情之所以是共情、而不是被传染，靠的就是这个标签始终在场。而残雪的文本，恰恰在信号层，让这个标签无法被贴上——“用手一抹”，无主之手，模拟被激活了，来源标签却贴不上去，于是那份触感，就以“可能属于我”的、未经衰减的强度，直接作用在你的神经上。这不是你共情能力太强，恰恰相反，是文本剥夺了你共情所需要的那个前提。

于是我们能看清残雪那里发生了什么。在正常的叙事里，读者的模拟受两层调节：其一，大脑收到“这是虚构”的上下文信号；其二，一个代理身体认领了这份感官。这两层像减震器，把模拟的强度压在安全范围内。而在残雪那里，代理身体的认领被移除了——感官锚点变成了“无主”的状态；同时，“这是虚构”的信号又因为叙事那种梦魇般的质地，无法被稳定地维持住。两层减震一起失效，模拟就在不受调节的状态下，全力冲击神经系统。这时，一条更短、更古老、更自动的回路被激活了：它不经过前额叶那道慢吞吞的意义判断，直接从脑干里调取排异反应——胃收缩（准备排空可能的毒物）、前庭紊乱（诱发眩晕，逼身体离开此地）、心悸与出汗（为应对威胁做准备）。呕吐冲动，不是身体对“恶心内容”的反应，而是身体对“皮肤破裂”这个界面事件，所做出的防御级联的终端输出——它在把那些无法被皮肤减震的符号刺激，当成需要被排空的威胁物。

## 四

### 段落级对读：卡夫卡、贝克特、残雪



这道皮肤的维持与断裂，不能停在概括里，它必须在具体的句子中被看见。让我把三段放在一起。

先看卡夫卡《变形记》的开篇：一天早晨，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。他的视线——这个刚刚变形的人的目光——从坚硬的背，到穹顶般隆起的肚子，到那些细得可怜、无助舞动的腿，一步一步、有方向地展开。皮肤的三重维持在这里全都在场：叙述声音带着近乎公文的镇定（“只要他稍稍抬起头，就能看见”，在被子快滑下来的那一瞬，叙述者没有尖叫，而是像做学术观察一样继续报告细节），这是体温；视线严格锁在格里高尔之内，读者借他的眼睛看、借他的身体感受，这是认领；从背到肚到腿的展开，是身体视线向下移动的自然路径，这是节奏。三重皮肤都在，读者稳稳地站在假体之内，隔着安全的距离，观看一场骇人的变形。

再看贝克特《终局》。这是一个走到极简边缘的世界：一间空屋，两个人物，一个命令一执行的固定模式，意义在循环的对白里一点点融解。传统叙事的血肉，贝克特几乎剥了个干净——可他死死保住了皮肤里的一层：节奏。哈姆与克洛夫那些枯涩、循环、看似无意义的对白，有一种被严格定速的精确——你不能错一个词，每一个停顿都有它的长度。正是这层由节奏织成的皮肤，让贝克特的观众虽然压抑、虽然荒诞，却极少呕吐。他撤掉了体温与认领，却留住了节奏这一层，于是那道界面还在，读者还隔着它。贝克特因此成了一个关键的对照：它证明了，撕裂叙事皮肤是一种特定的信号配置，而不是“实验文学”的一般属性——同样先锋，有的留皮，有的破皮。

最后看残雪《黄泥街》。“墙壁上长着一层绿霉，用手一抹，满手都是黏黏的绿汁。”——请注意这只“手”。它在语法上不归属于任何一个人物。“用手一抹”，是谁的手？如果这只手不属于任何人，那么读者的身体在做触觉模拟时，就失去了挂靠点——他在模拟一只不存在的、没有身体位置的手的触感。模拟仍然发生了（读到“黏黏的绿汁”，触觉的想象被激活），可它没有通过一个可定位的假体来运作，它被激活在一个不安全的、无人认领的虚空里。这就是皮肤断裂的第一级：不是内容变脏了，而是那个本该替你去触碰的身体，被文本悄悄拿走了，只留你自己的、赤裸的神经，去直接摸那摊不知是什么的黏湿。

## 五

### 这不是“写得脏”——与卑贱理论的分野



讲到腐烂、黏液、恶心，绕不开克里斯蒂娃的“卑贱”。她说，腐烂、黏液、伤口之所以引发恶心，不是因为它们“不干净”，而是因为它们威胁了主体与对象之间那道基本的边界——卑贱不是一种对象的属性，而是一次边界的事件：当某样东西既不属于“我”的内部、也不属于“我”的外部时，主体便以恶心来拒绝它。残雪的意象——腐烂、黏液、边界不清——几乎就是卑贱物的典型样本。这构成了一个尖锐的挑战：我说的“叙事皮肤”，是不是只是把克里斯蒂娃已经解释过的同一件事，换了个词重说一遍？

分野是清晰的。克里斯蒂娃处理的触发点，是一个意象的语义内容威胁了边界（腐烂威胁了“我”与世界的区分）；而叙事皮肤处理的触发点，是叙事形式的信号特征，在感知的层面撤除了读者辨认“这不是我”的那道界面条件。两者不在同一个层面上。以腐烂为例：在卡夫卡那里，腐烂意象在语义上同样有边界威胁性（格里高尔既是人又是虫，他的伤口威胁了人／虫的边界）——可这个意象，是透过格里高尔这具代理身体被接收的，边界的威胁被限制在语义层，没有穿透到神经模拟的信号层。在残雪那里，腐烂在语义上的威胁性与卡夫卡并无本质差异，可从第一句起，文本就在信号层系统地撤除代理身体的认领——“用手一抹”，这只手没有主人——于是那威胁还没来得及被意识的语义解码充分处理，就已经在信号层，以无代理的状态，直冲了神经系统。

两者的关系，可以这样打个比方。如果克里斯蒂娃的“卑贱”是免疫系统的警报器——一个卑贱物被识别出来，警铃大作；那么“叙事皮肤”就是免疫系统最前端的那道格式安检门——它在卑贱物被识别之前，先检查这个信号的输入方式合不合规。防火墙一旦关闭，大量信号在被认成“卑贱”之前，就已经直接涌了进来，反过来触发了免疫系统的警报。两个事件都发生在边界上，但一个在语义识别之后（那是卑贱的运作），一个在格式安检的阶段（那是叙事皮肤的运作）。叙事皮肤的不可替代，恰恰在于它处理的不是一个比“卑贱意象”更靠前的问题：在卑贱意象被识别之前，读者的身体，是在什么样的界面条件下，接收那些意象的？这个“接收条件”层面的问题，是卑贱理论装不下的。

## 六

### 还有三道界线：皮肤自我、叙事沉浸、身体图式

把“叙事皮肤”与“卑贱”切开，还不够。它还得经受另外三个最接近的概念的盘问，才真正站得住。

第一个，是精神分析学家安齐厄的“皮肤自我”。安齐厄说，婴儿的自我，首先是在身体皮肤的包裹感与边界感里被生成的——皮肤，是最初那道“我”与“非我”的界面；而语言、叙事、文化仪式这些符号的运作，在心理层面为个体提供了一层“思维的皮肤”，在身体皮肤不再能独自承担边界功能时，充当着符号层面的保护层。这听起来和“叙事皮肤”几乎是一回事——如果是，那我的命名就毫无独创。切割点在于：安齐厄的“皮肤自我”，是在整个人格的层面运作的——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感、边界感，是由这层符号皮肤在无意识里长久维持的；而“叙事皮肤”，是在一次具体的阅读事件里，被一句一句地维持或撕开的。一个自我同一感完全正常的人，可以在读卡夫卡时维持叙事皮肤，同时在读残雪时经历皮肤断裂——他读残雪吐了，合上书，并不会因此失去自我的边界感。可见这是两层不同的皮肤：安齐厄的，是人格结构的符号地基；叙事的，是一次文本—身体交互里那道临时的神经界面。一个管你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一个管你此刻，能不能在这段文字里待下去。

第二个，是叙事沉浸理论。它聚焦于文本如何通过空间的建构、时间的组织、情感的投入，把读者“运送”进故事世界——沉浸是成功的标志，沉浸的失败意味着审美距离的增加或叙事兴趣的衰减。而“叙事皮肤”追问的，是一个比沉浸更靠前的条件：在沉浸有可能发生之前，读者的自主神经系统，必须先判定这个文本环境是可以安全栖居的。沉浸，预设了皮肤的安全运转——你只能沉浸进一个你的身体不觉得是威胁的环境。残雪的案例恰恰展示了一种极端：不是因为叙事不吸引人而“无法沉浸”，而是因为叙事皮肤发生了断裂，读者的身体在防御中被强制撤离，沉浸所需要的一切前置条件，都毁于一旦。沉浸理论解释沉浸的质量，叙事皮肤解释沉浸的前置安全——两者处理的，是阅读过程里不同的层级。

第三个，是梅洛-庞蒂的身体图式。它揭示了身体如何在世界里前意识地组织感知与行动。这一传统与本文高度相关——“叙事皮肤”本质上，就是在谈一个被文本建构出来的、虚拟的身体图式。但梅洛-庞蒂的身体图式，是在一个稳定的物理世界里被维持的（感官输入的连续、重力、身体的边界，这些在真实身体里现成地存在）；而叙事皮肤处理的，是文本世界里那个虚拟身体图式的维持条件——这些条件与物理世界不同，它们的维持，完全依赖叙事形式特征的持续供给：叙述者的感知在场，替代了感官输入的连续；时间的节奏，替代了重力感；代理身体的认领，替代了身体边界的物理封闭。当这些叙事形式特征被系统抽空，那个虚拟的身体图式，就在缺乏维持条件的状态下解体了。叙事皮肤不推翻身体现象学，而是把它带进“身体被符号界面重新定义”的情境里，追问这个虚拟身体图式得以维持的、最低限度的叙事条件。

## 七

### 《山上的小屋》：断裂如何深化，以及一个可以检验的设想



《黄泥街》里那只“没有主人的手”，是皮肤断裂的第一级。到了《山上的小屋》，断裂被推得更深。

“当窗玻璃上震动着白杨叶的影子，我就断定那影子是我自己。”——这里断裂的，不再只是感官的代理，而是主客的边界本身。“影子是我自己”，这是一句把外部之物（影子）与内部之我（自己）强行等同的话，说得却像陈述一件平常的事实。在正常的叙事皮肤里，“我”与“非我”的界线，是读者赖以判断“这不是我、这是他”的根基；而在这句里，那根基被就地取消了——连叙述者自己都分不清哪里是他、哪里是外物。读者借来的那具假体，此刻不仅无人认领，而且它的边界，正当着你的面溶解。这就是断裂的深化：从“感官没有代理”，到“身体的边界正在解离”。你不仅摸着一摊无人认领的黏湿，你还眼看着那个本该替你划出内外的界线，一寸寸地化掉。

从这样一段文字，到读者胃里那阵真实的收缩，中间那条完整的因果链，是怎么走完的？这里可以给出一个更细、但仍属推测的模型。人的大脑，会持续地生成关于自己身体状态的预测，并把传入的感觉信号，与这些预测比对。当一个文本反复向读者递来高强度的感官意象，却不提供代理身体的认领信息，大脑内部那个预测的模型，就陷入了紊乱——它捕捉到“身体在直接接收高强度的感知信号”与“并没有一个代理身体在场”之间的矛盾。这个矛盾，被自主神经系统标记为“预测误差”的急剧升高，身体的防御回路随之启动。恶心，在这个框架里，就是“预测误差”达到阈值时的一次自主神经校正——它在强行重置内脏的状态，好把那个不可靠的、对不上的预测信号，清理出去。

这个模型是可以被检验的，因此它也是可以被推翻的。可以设想这样一套“文本—身体界面”的监测：让受试者分别阅读代理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两组文本（内容的卑贱程度严格配平），同时记录他们的胃电、心率、皮肤电导。倘若数据显示，代理身体的在场与否，对这些自主神经指标没有可测量的差异——也就是说，有没有那具“假体”，身体的反应都一样——那么“皮肤破裂→神经防御”这条因果链，就被切断了，读者身体反应的原因，就得完全重新归到内容本身。这套设想的实验能不能做、做出来是什么结果，本文都无法预判；但一个愿意给出这种实验的判断，至少已经把自己，放在了一个可以被事实检验的位置上。

## 八

### 一个被批评遗忘的维度

把这些收拢起来，会发现“叙事皮肤”指向的，是一个被文学批评长期遗忘的维度。当代批评擅长处理文本的意义（它说了什么）、文本的形式（它怎么组织的）、文本的意识形态（它站在哪一边），却几乎从不处理这样一个更靠下的问题：读者的身体，凭什么能够在这段文字里，安全地停留？

这个遗忘是有原因的。批评的默认读者，是一个“无身体的心智”——一个纯粹的意义处理器，它理解、阐释、判断，却不会恶心、不会眩晕、不会在生理层面被文本驱逐。在这个默认设定下，读残雪吐了的那个读者，会被归为“审美水平不足”或“无法接受先锋”——他的身体反应，被当成理解的失败，而不是一份关于文本的、诚实的信息。而“叙事皮肤”想做的，正是把这具被批评遗忘的身体，请回到阅读的现场：它说，那阵胃的收缩不是理解的失败，它是身体在报告一个连意识都还没来得及察觉的界面事件。一部作品在“意义”上可以无懈可击，在“叙事皮肤”上却已经破裂——这两件事，处在不同的层级，需要不同的眼睛去看。

残雪的价值，某种意义上，正在于她把那个被遗忘的维度，以最极端的方式，逼到了批评的面前。她的文本让那么多读者的身体，发出如此强烈、如此一致的反应，以至于“这只是理解问题”的解释再也遮不住了——身体在说话，而且说得很大声。听不听得见这个声音，考验的不是读者的水平，而是批评这门手艺，有没有为“阅读的身体”留下一个位置。

## 九

### 界面，也能被重新长出来



最后，一个不该被忽略的可能：叙事皮肤，也许不是一道非有即无的天堑，而是一样能被重新训练、重新长出来的东西。

有一类残雪的读者，最初也经历过身体的抗拒，却没有停下，而是反复地读，读了很多年。他们中的一些人报告说，某个时刻起，那种恶心退去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奇异的、说不清的“进入”——他们开始能在残雪的文本里待住，甚至能从中获得一种别处得不到的知觉经验。这该如何解释？在本文的框架里，一个可能的答案是：他们的神经系统，通过长期的暴露，为残雪这一类文本，重新长出了一套新的界面——不是借用日常叙事那具旧的假体，而是发展出了一种能够在“无代理身体、边界流动”的信号环境里，依然判定“此处安全”的新的接收方式。

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“叙事皮肤”就不是一个关于残雪“可读不可读”的静态判决，而是一个关于阅读的身体如何被历史地塑造的动态问题。它意味着：那些吐了的读者，遭遇的是旧界面的失效；而那些越过了呕吐的读者，完成的是一次新界面的生成。绝大多数读者不会走完这个过程——重新长一套接收界面，代价高昂，且没有现成的路径可循。但少数走完的人，或许正是残雪真正的读者：他们的身体，为她这一类文本，重新学会了一种停留的方式。这也给本文的判断，留了一道谦逊的门缝：叙事皮肤的破裂，也许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次被迫的、通向另一种界面的过渡。

## 结语

### 一道一直在运行、却被当成空气的程序



把这些收拢起来，“叙事皮肤”想指出的，是一个一直在文学阅读的底层运行、却被几乎所有理论——无论是美学理论还是阅读理论——当成看不见的空气的东西：读者的身体，凭什么能够在文字里停留下来？不是命题层面的“理解”，也不是体验层面的“调动”，而是神经模拟层面的界面条件——是否存在一套可被自主神经识别为“安全”的、最低限度的文本信号配置。这套配置在残雪的叙事里被系统地抽空，文本与身体的关系，于是从“一个可栖居的符号环境”，跃迁成了“一个需要被防御性响应所驱逐的信号环境”。

需要坦白的是，这道皮肤的存在，目前更多是一个从文本细读推到身体反应的推测性模型——它每一环（代理身体缺席→模拟失去缓冲→防御级联启动）都有相应的依据，但从一段文字到一次胃痉挛之间那条完整的因果链，仍处在假说的阶段，等着更严格的检验。这也正好给出了它的证伪条件：倘若有一天，严格的实验能够证明，叙述代理身体的在场与否，对读者的胃部收缩、心率、皮肤电导没有任何可测量的差异——也就是说，有没有那具“假体”，身体的反应都一样——那么本文这条“皮肤破裂→神经防御”的因果链，就会被严重削弱，读者身体反应的原因，就得完全重新归到内容本身上去。在那样的实验结果出现之前，我愿意维持这个判断，但对它保持一份开放：文学理论的诚实，不在于它永不被推翻，而在于它给出的证伪条件足够清晰，以至于它可以在被推翻的那一刻，完成一次知识的更新。

— ◆ —  
之 三 完  
—

德 麦 国 际 DEMAI INTERNATIONAL

SDE Universes 学员专栏 · 秦莉（斐索）· 残雪四论 · 之三

sdeuniverses.com